

海峡两岸人 世代沧桑情

李洱

◎著

遗忘



洱

66年生于河南济源。长篇小说《花腔》入围第六届“茅盾文学奖”。曾获首届“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”，第三、四届“大家学奖荣誉奖”，第十届“庄重文文学奖”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。

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

海峡两岸「这世代」书系

遗

忘

李洱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遗忘/李洱著. —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2.8

(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)

ISBN 978-7-107-24920-4

I. ①遗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0841号

遗忘

YIWANG

李洱 著

出版人:殷忠民 罗小卫

统筹:魏运华 陈建军

策划:  华章同人 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

主编:施战军 吴婉茹

审稿:张华娟

责任编辑:陈涓 张好好

特约编辑:安阳 袁强

投稿邮箱:dz@pep.com.cn bjhztr@vip.163.com

美编:王喆 房海莹

装帧设计:颜森 BOOK DESIGN
设计·13910563516

责任出版:郭绪 张莹

营销:吴海涛 王玮 徐瑛 张颖

联系电话:010-58759316(零售) 58759871(销售)

网址: <http://www.pep.com.cn> <http://www.alpha-books.com>

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 印张:7

字数:132千字 印数:0 001-5 000册

定价:32.00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(联系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:100081)

“这世代”的愿景：两岸青年文学的通航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出生、大致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成名的资深中文作家，两岸互有所知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一串。近十多年来，台湾地区在大陆较有读者缘的作家几乎都是“五零后”，比如龙应台、张大春、朱天文、朱天心，这几年又加入了“七零后”的骆以军；大陆在台湾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则以“五零后”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“六零后”居多。

大量已经跻身文坛主力阵营的“六零后”、“七零后”以及“八零后”的作家们，他们的创作其实构成了最为活跃的文学现场。而令人遗憾的是，对这一最不该被遮蔽的部分，两岸尚欠缺彼此了解——“这世代”，在这里就是特指两岸文学在

互相知情的程度极其有限的状况下尚属碎金闪耀阶段的这一部分；“这世代”书系，便是意在实现两岸优秀青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互访和交流。

两岸出版传播体制方式的差异，也许是使得双方作品难以大批量互相引进出版的首要原因。台湾作家大都在某一出版机构下签约，由于不同的作家签约于不同的出版商团，在遴选之后，将他们的著作集中在同一书系的工作，就显得极为繁琐和困难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仍有相当优秀的作家暂时无法让大陆读者更多地了解到。大陆作家在发表和出版方面受出版商制约的状况也已出现。

不管怎么说，美好的愿望是共同的，美好的事业总会有美好的真心来推动。

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魏运华副总编辑，重庆出版集团陈建军副总经理，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第一编辑室张好好主任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张华娟主任，以及所有使书系梦想成真的朋友，基于对这一书系的人文意义的充分认知，他们选择了“这世代”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将这九位两岸作家的著作组成的“这世代”书系作为重点选题联合出版，并将五位大陆作家的书引荐给台湾著名出版机构——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。

感谢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将五位大陆作家的著作以“这世代·火文学”的名义，同时在宝岛台湾盛装推出。

本书系特邀台湾著名报人、作家吴婉茹女士共同主编，在她的联络协调下，原有台湾作家备选名单中的四人终于与大陆五人一起加盟到“这世代”书系的第一辑，没有她一丝不苟的主持引荐和大力促成，就没有书系架构的完整。

“这世代”书系第一辑九本书的作者是：台湾的郝誉翔、甘耀明、钟文音和纪大伟，大陆的毕飞宇、李洱、魏微、盛可以和徐则臣，均为当今两岸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“这世代”标志性作家。

每位作家具具有各自的创作个性，而两岸文学心灵的亲近则是不可阻碍的共通性。“这世代”书系的精神价值从筹划之时已经诞生，随着作品的传播，意义定将无限张大。
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著名评论家

二〇一二年初夏于北京

海峡两岸“这世代”书系·遗忘

目 录

遗忘 / 1

午后的诗学 / 91

国道 / 160

遗 忘

——嫦娥下凡或嫦娥奔月

本 事

她的故事家喻户晓。她一开始呆在天上，后来跟着男人下来了，也就是下凡。后来，她又回到了天上。准确地说，是飞上了月亮。

这一下你知道了，她就是嫦娥。她有很多名字，嫦娥、恒娥、嫦羲、尚仪、常仪、玉兔、月精……此外，还有若干难听的名字，比如癞蛤蟆、豁嘴兔，等等。现在，她又下凡了。

好多人都为她写过诗，各个朝代都有。写得最好的是李商隐。

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

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
统计材料表明，给她写过诗的人数不胜数。却没有一个人去

描述她的长相，这并不是因为她长得丑，大家才不好意思去写，而是因为她长得太靓了。从古到今，所有的靓妹当中，只有她享有这种荣誉：不需要诗人多费笔墨，大家就知道她长得很美。顺便说一下，以前没有人具体地写到她的美，现在就更不可能写了。因为现在是丑的时代，诗人们的任务就是写丑。至于以后，哎，快别提了。众所周知，以后的时代叫做后丑时代。

命题作文

我现在为侯后毅工作，写的是命题作文。侯后毅是大历史学家，也是我的导师。他交代我，要把嫦娥下凡记载下来。他还说，既然到少数民族聚居区收集历史遗存，可以叫田野考察，那么写嫦娥下凡，不妨就叫做实事实考察，意思是实事求是。他的话我不能不听，因为他是我的导师，我的博士帽就攥在他的手心里。按理说，我去年就应该拿到博士学位，可我的博士论文《嫦娥奔月》至今没能通过答辩，而侯后毅就是答辩委员会的主任。据我所知，别的委员都倾向于让我蒙混过关，只有侯后毅不同意。他说，对他的学生应该高标准严要求，只有改得让他基本满意，他才会把博士帽戴到我的头上。

我把写嫦娥的文字给侯后毅看了，侯后毅说：“你写的是个鸟，既没有说明时间、地点，也没有说明原因，还没有注释。”按照他的指示，我赶紧补充了时间、地点：这一天是二〇〇〇年

十二月十九日，农历庚辰年，下凡地点为汉州市。至于她回来的原因，侯还没有告诉我。所以，我又加上了一句话：没有人知道她回来有何贵干。至于注释，我说：我受你教育多年，当然会写注释。说明一下，我现在写的就是注释，不过，我不打算让他看到这条注释。

病人膏肓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嫦娥下凡和当年的奔月一样，都应该算是天大的事。所以，我应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记得尽量详细一点儿。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午，我正在修改论文，罗宓打来了电话，说侯后毅想见我一面。我以为侯后毅已经处于弥留之际，想死之前在我的论文上签上他的大名，就坐上出租车往他家里赶。

侯后毅早已病人膏肓。他患的是前列腺癌，已经卧床多日。通常情况下，我每天都要往他家里跑两趟，早晚各一次。早上去，是想看看他是否已经在晚上死掉；晚上去，是想知道他是否又活了一天。但十二月十九号这一天，奇迹出现了。我发现他竟然坐在餐桌旁边，端着一碗饺子大嚼大咽。桌上还有一碗，侯后毅说，那是给我留的。冬至已经过去了，还吃什么鸟饺子？但他让我吃，我不能不吃。那饺子馅已经发馊了。他问我好不好吃，还没等我答话，罗宓就说：“好吃个屁，再放两天就得喂狗了。”罗宓是侯后毅的妻子。她说过这话，又倒过来问我：

“喂，你说呢？”她这样问我，分明要挑起事端。我咬了一口饺子，做出了很难下咽的样子。这个动作可以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：在侯后毅看来，这表明我已经吃饱了，可是因为它好吃，我还想多吃一个；在罗宓看来，它又可以表明那馊玩意儿简直让人恶心。她把自己那份饺子倒了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了。这时候，侯后毅告诉我，嫦娥又下凡了，而且就在今天。他还说，女人的鼻子比狗都灵。他这里说的鼻子是罗宓的鼻子。他说：“嫦娥一来，她就知道了，而且很生气。”接着，他就交代我，一定要把它记载下来，因为这是历史。导师还说：“你原来的论文可以扔了，应该集中精力把这篇文章写好；这也是一篇论文，写完之后，我就可以把博士帽戴到你的头上。”

我问他：“嫦娥下凡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他说他当然知道，因为他就是夷羿转世。他告诉我，他已经见了嫦娥一面，嫦娥给他吃了一点儿不死药。但是，由于她不能肯定他就是夷羿的转世，所以她只让他吃了那么一点点药，只能暂时维持住他的性命。他找我，就是要让我写嫦娥下凡，要把它当做一篇论文来写，进而论证他就是夷羿的转世——这样他就可以从嫦娥那里得到不死药。

我的疑问与侯的解释

我得说说我的疑问：（1）既然他一时又死不了，那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写这篇文章呢？（2）既然他是夷羿转世，他满可以

亲自向嫦娥说明这一点，用不着让我多费口舌，更何况他本人就是一个历史学家。

侯后毅的解释是，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他宁愿让我成为这部历史文献的作者。靠一篇文章而不朽，是所有历史学家的梦想。再没有人比历史学家更注重自己身后的名声了，在这方面，他们的欲望比政治人物还要强烈。他这样说，我的疑惑不但没有减弱，反而加重了。把这样的好机会让给别人，除非他真是吃错了药。所以，我相信一定有更深的原因。他看出了我的想法，说：“是的，我知道你不愿相信我的诚意，你要知道，既然我是夷羿转世，那就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了，不需要再靠一篇文章去获得俗世之名。”他最后说：“如果能通过你的文章让嫦娥承认我就是夷羿转世，我就可以和嫦娥一起飞上天庭。到了那里，俗世之名于我又有何用呢？”

狗的故事

在十二月十九日中午的谈话中，侯后毅和罗宓都提到了“狗”。罗宓拍拍屁股走了以后，侯后毅说：“罗宓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，她说饺子再放两天就可以拿去喂狗，意思是说，饺子再放两天会比现在还好吃，因为她说的狗不是一般的狗，而是有具体的所指。”我问他是什么所指，他说：“你真是白学了这么多年历史，好好琢磨去吧。”从侯后毅家里出来，我一直在琢磨

这个问题。校园的草坪上有几个人正在遛狗。有一个女人，遛着狗，走上几步，就把狗抱起来亲一下。草坪外围的铁栅栏旁边，有一堆狗屎。我盯着那泡狗屎想了一会儿，突然开窍了，明白过来他其实是在提醒我注意一个基本事实，即在历史上，人和狗曾经有过一次重要的交配，而且这事还和嫦娥有关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提的是狗，但说的却是嫦娥的故事。

那条擅长和人交配的狗名叫盘瓠。有一本书叫《后汉书》，作者是范曄。和侯后毅一样，范曄也是个大历史学家，曾任左卫将军，掌管禁旅，参与机要，是朝廷的重臣。

范曄考证出，帝俊曾受到外敌的侵扰，为此帝俊多次征讨，但是每一次都攻不克战不胜。为此，他下了一份文件，凡是能弄到敌军首领脑袋者，就招他为驸马。文件还盖着他鲜红的玉玺。

帝俊有一只名叫盘瓠的狗，色胆包天，深入敌营，把那颗贵重的脑袋衔了回来，然后他就要求做驸马。关于这次婚姻，盘瓠和帝俊有过一次对话。

帝俊：盘瓠啊，盘瓠，你要娶媳妇就娶个母狗算了，却非要当驸马。你这不是有意难为我吗？

盘瓠：我确实是狗。怎么了？狗也有七情六欲啊。再说了，你说得好好的，已经形成文件了，总不能再翻脸不认账吧？你女儿，我老盘是娶定了。

帝俊：现在是二月份，你正来神呢。等过了二月，你就

知道还是母狗配你合适。

盘瓠：过了二月，还有八月呢。

帝俊：哎，让我怎么说你好呢。我的话难道你一句也听不进去？我女儿嫁给你，生一窝狗杂种，让我怎么向历史交代呢？我老婆嫦娥说得好，只要你好歹算个人，我们就招你当驸马。问题是你不是人啊。

盘瓠：大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变成人不就得了。弄个柜子让我钻进去。七七四十九天之后，我保管变成一个小帅哥。

这件事的结果如下：舌战胜了帝俊，盘瓠就钻进了一个柜子。到了第四十八天，帝俊的女儿等不及了，她想看看未婚夫到底变成什么样了。别人要拦她，可是她的小姐脾气一犯，别人是拦不住的。她掀开柜门，看到盘瓠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人，只剩下狗头还没有完全变好，上面还有许多毛毛。可是，因为公主泄露了天机，那毛毛再也脱不掉了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盘瓠终于有了个人样，帝俊就把公主嫁给了他。他们一口气生了很多孩子，那些孩子长大之后又互相配对，生了更多的孩子。

我的学生曲平

当天晚上，我就对文章作了一点儿补充。我加上了狗和帝俊，并写明嫦娥就是帝俊的妻子，就是那条名叫盘瓠的狗的岳

母。我刚刚改好，曲平就来了。曲平上本科时是我的学生，喜欢写诗，梦想当一个诗人，后来读了研究生，觉得当诗人没有当历史学家过瘾。因为诗人要想进入历史是非常困难的，而研究历史，就可以直接进入历史。在二十一世纪，要想当历史学家，必须拿到博士文凭，所以她现在正准备考侯后毅的博士。

起初，她是通过我和侯后毅接触的，现在她总是绕过我，直接去找侯后毅。和侯后毅接触了几次，她和我说起话来就有点没大没小了。据说，有女权主义倾向的人，往往都这样。我看她已经长大了，就趁机对她说，以后你就别叫我老师了，干脆叫我冯蒙算了。作为她的历史专业的启蒙老师，我曾经提醒过她，不要把宝押到侯后毅一人身上，还是趁早和别的教授取得联系，免得到时候被动。她这会儿告诉我，她刚从侯后毅那里出来，发现侯先生能吃能睡。她真心地祝愿侯先生拖到她考完博士生再死。我对她说，在这方面，我和她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我也不想让他现在就死，因为我的博士文凭还在他的手心里捏着。曲平又说，侯后毅对她说了，嫦娥下凡了，他想让她参与接待工作。我说，那太好了，去时别忘了带上我。她坐在我的床头，点上一根烟，手托腮帮子，娇滴滴地问我我在干什么，还说要请我去跳舞。她的声音虽然很好听，就像春天子规鸟的鸣叫，但她呼出的气息却不大好闻，还带着发馊的饺子馅的味道。显然，她也在侯后毅那里吃了饺子。我礼貌地向她指出了这一点。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嗨，这有什么，只要有人觉得好闻就行。”她问我在忙什么。我想早点支她

走，就说我正要在羊皮纸上写字。她装作信以为真，非要看看我的羊皮纸，说她经常听别人说到羊皮纸，却从来没有见过。

我顺风扯旗，说手头暂时没有，正在托人搞，搞到之后一定叫她看个够。她又扯了些别的事，后来终于忍不住了，问我能不能把她也写到《嫦娥下凡》里去。她的理由是，我现在写的是历史，只要把她扯进去，她就可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芳名。

羊皮纸

我想用电脑完成侯后毅布置的命题作文，或者说我新的博士学位论文。曲平也有一台电脑，是她的前任男友本科毕业时留给她的。他们分开两星期之后，爱情就死亡了，所以曲平后来常说，那个笔记本电脑是他们爱情的遗产。

我所说的羊皮纸就是指我新买的笔记本电脑。买电脑之前，一个搞现代史的朋友对我说，电脑写作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随意修改。在修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期间，我充分领略到了用电脑写作的妙处。在某些方面，它确实就像中世纪的经学家手中的羊皮纸，写了之后可以擦去，而通过软盘和备份文件，你又可以随意调出原来输进去的内容。由于我在电脑中写的是正在发生的历史，所以，我可以称之为羊皮纸上的历史，它对应于英语中的 Palimpsest History。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，其意就是写完可以擦去，新的与旧的可以重叠在一起。对电脑来说，键盘和鼠标就是

羊皮纸的刻刀。

曲平在我的床头翻出了范晔的那本《后汉书》，翻到了我刚刚查阅过的盘瓠，还看到我的批注：女不养狗，男不养猫。她立即问我，女不养狗，是因为人的老祖母和狗有过那么一回事，这一点她曾在书上看过，可是男不养猫是怎么回事？我说，我从小就听说过一句民谚，就是“女不养狗，男不养猫”，所以顺手记下了，并没有什么意思。可她却不依不饶，非要我告诉她，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查到了老祖父和猫干过那种事。还说，既然女人和狗干过，那男人一定和猫干过。而且，很可能是男人干过之后，女人才去干的。她走时用开玩笑的口气说：“如果你查不出来，我就把中国式的女权主义者纠集起来，把你的狗头砸烂。”

侯后毅的提醒

我把改过的文字以及刚加上去的部分注释，打印出来，拿给侯后毅看了。他未置可否，这让我心里没底。“这一份先放到我这里”，侯后毅说着，把我的文章锁进了他的抽屉。他还说，文章让他看看就行了，就不要给别人看了。

侯后毅显然是话中有话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息壤考》，写完后寄给了*Mythos*。*Mythos*的总部在纽约，是最权威的历史学研究杂志。这个世纪的下半叶，最权威的东西基本上都在美国。中国有一个大学问家叫季羨林，他有一个很叫好